



六臣註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賦甲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兩都賦序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

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班孟堅善曰後漢書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

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中護軍憲敗固坐免
銑曰扶風安陵人明
父老怨帝不都長安
固作兩都賦以諷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為古詩

之流也諸引文蓋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善曰周雅頌並廢史記曰周武王太子釗立是為成王

成王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為

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典也孟

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頌都寢寢息也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善曰漢既沒德澤不流詩

祖姓劉氏立為漢王成項羽即皇帝位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

漢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至於武宣之世乃

崇禮官考文章善曰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孫諱詢字次卿

帝宣帝始立禮官考校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

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善曰史記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

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太祕殿北以閣祕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为

協律都尉銑曰金馬門宦者署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校祕書蕭何所造署

司也樂府聚樂之所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以興廢繼絕潤色

鴻業是以眾庶說豫福應尤盛善曰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

業也論語典廢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東里子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向曰鴻大也言福祥徵應甚盛

白麟赤鴈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善曰漢武紀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

又曰上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歌良曰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

神雀五鳳

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

漢書宣紀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

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濟曰並因瑞以為年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之紀紀記也

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

日月獻

內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貢以善

格五召待詔遷為侍中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臯字少孺上書北關自稱枚乘之子得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擢為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為郎中遷中壘校尉向曰並以言語才華進為侍而公卿大臣御史從之臣論思正道獻納於上

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

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

善曰漢書倪寬修尚書以

舉選諸博士孔安國射策為掌故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

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
 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修春秋為博
 後為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
 帝謂之千里駒為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
 射策甲科為郎遷太子
 傳 翰曰謂間作文章或以抒與下情而通
 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也善曰廣雅曰抒
 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國語冷
 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銑曰抒
 舒也舒散情性成其文章通諷諫 雍容揄揚著
 之道宣君上之德盡忠孝之心
 張於後嗣抑五臣有國家亦雅頌之亞也善曰
 慮於後嗣抑之遺美五字 何曰雍和容
 曰揄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揚舉也詩序曰言
 天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何曰雍和容
 緩揄引揚舉嗣代亞次也言諷諭 故孝成之世
 之事著於後代亦為雅頌之次

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善曰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

諱驚字太孫

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

而後大漢之

文章炳

彼

焉與三代同風

善曰蒼頡篇曰炳著明也論語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馬融曰三代夏殷周向曰言與夏殷周同風炳明也

且夫道有夷

隆學有麤密

濟曰夷平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

因時

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

濟曰建立也言因時立德不以古今易其

法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

詩書其義一也

善曰尚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詩魯頌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日臯陶舜臣也奚斯魯公子咸作歌頌
以美國風及孔子修詩書並采而列之

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銑曰稽考也如彼

如之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

可闕也濟曰班固自言作賦之事雖細微然先

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

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善曰蔡邕獨斷或曰

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

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公羊傳曰京師者

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

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

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向曰海

內國內也京師洛陽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菓

日苑畜獸曰囿言西土者老咸懷怨思冀上之

備制度不可奢也

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善曰長

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向曰西土長安

也長安人怨天子之居洛咸懷怨思冀天子西

顧濟曰長安人欲天子往故故臣作兩都賦

盛稱西京之美言洛邑之陋

以極衆人之所眩眩矐猶止也折以今

之法度良曰言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濟曰假為賓主以

陽故東稱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

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

其故而觀其制乎善曰孝經鈞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厥既得吉卜

乃經營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

語註曰輟止也張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

也穀梁傳曰葬我君相公我君接上下也

曰皇大也經營猶構立也言漢初立有意都洛

陽輟止康安也我天子也言天子止於河洛以

為不安是以西遷上都上都西京向曰問主

人聞遷都之故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

見長安之制乎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善曰

廣雅曰摠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論語

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翰曰摠舒也懷舊都

也畜積也幽情深情也皇道皇

王之道弘大也漢京長安也賓曰唯唯上聲漢

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善曰禮記曰父召

日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

良曰唯應敬之詞濟曰漢稱長安言可長安

子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善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殺函之固塩鐵論曰秦

左殺函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嶠有二陵其

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

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

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萇曰終南周

之名山終南也良曰函谷谷名其谷似函故

曰函谷二嶠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濟曰表

儀表也太華山在秦東終南山在前瞻望以為

標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

流之隈汧牽涌其西善曰長楊賦曰命右扶風

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

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蓋鐵論曰秦右隴阨漢白麟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向曰褒斜谷名隴首。華實之毛山。良曰洪河大河也。涇渭二水名。

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鳥區

焉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左氏傳曰澗溪沼沚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腴楊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銑曰華實果木之實毛謂草木蕃滋如毛之生於皮也腴肥沃田居九州之上言第一濟曰言四塞之險易為備禦隩猶深險也

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

秦以虎視善曰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為橫孔安國尚書傳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

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稽嘉耀曰德象天地為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棄堯舜時為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濟曰橫被廣被也六合四方上下也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

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善曰漢書曰漢元年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維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

成功在西故都長安濟曰受命天命也也精五星也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協合也河圖河出圖也帝王符應故曰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善曰漢書

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

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

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

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為留侯蒼頡篇曰演引也

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

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良曰皇大也此則天意人事合應以發我皇大

明之德濟曰高祖眷下民西顧是以作京都

於是晞希秦嶺俄北阜挾胡灃灃灃灃據龍首圖

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善曰說文曰晞望

也秦嶺南山也漢

書曰秦地有南山

曰以此山石為擲張揖上林賦注曰灃水出鄠

南山豐谷漢書曰灃水出藍田山谷山海經曰華

山之西龍首之山也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

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羗

發聲也度與羗古字通度或為慶銑曰挾帶

也灃灃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圖謀也億載

久遠也宏大也言謀久遠之道度大規矩而起

都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

邑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

故窮泰而極侈善曰漢書高祖張晏曰以為功

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衍漢自

高祖至于孝平几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

祚祚祿也銑曰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建金

平帝為十二世世增修飾故至窮極奢侈

城之萬雉呀呼周池而成淵善曰鹽鐵論曰秦

四塞以為固金城

善曰秦地有南山

曰以此山石為擲張揖上林賦注曰灃水出鄠

南山豐谷漢書曰灃水出藍田山谷山海經曰華

山之西龍首之山也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

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羗

發聲也度與羗古字通度或為慶銑曰挾帶

也灃灃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圖謀也億載

久遠也宏大也言謀久遠之道度大規矩而起

都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

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
呀大空貌說文曰城有水曰池向曰言立此
城基固如金呀大也言城披三條之廣路立十
下池周繞而大乃成深淵

二之通門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
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

銑曰披開也三條三達之內則街衢洞達閭閻
路面三門四面十二門

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隊遂分人不得顧車不得

旋闐田城溢郭旁流百塵除紅塵四合煙雲相

連善曰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
之衢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漢宮闕

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注曰遂

列肆道也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與闐同又曰
塵市物邸舍也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

冥冥濟曰且千言多也隊市中道闐滿也滿
溢城郭流出百塵五畝曰塵良曰言人眾塵

合火煙與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

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善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惠我無疆又曰彼

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
富人則商賈為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傲

劾羞不相及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
左氏傳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銑曰庶

眾也既眾又富競為娛樂無有疆畔言此都士
女麗美過於五方向曰遊士遊人也皆僭於

公侯車服肆市也市中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

人服飾奢侈過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
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鶩務乎其中

善曰莊子曰治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千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傑則游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騁騫乎江臯說文曰騁直馳也騫亂馳也濟曰豪舉謂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矜游俠謂輕死重義之人原平原君嘗孟嘗君春春申君陵信陵君並招致賓客競為奢侈言鄉曲之人名節與之相次翰曰騁騫猶馳逐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

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疆幹弱枝隆上都

而觀萬國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為郊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

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紱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承相也漢書韋賢為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為丞相徙長陵黃霸為丞相徙平陵平當為丞相徙平陵魏相為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為前將軍徙杜陵馮奉世為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為大將軍徙杜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

五均更名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皆為
於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
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
奉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
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
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七
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
流猶枝也左傳曰魯諸大夫曰禹會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良曰浮行也宣帝杜陵文
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此五陵皆在北
銑曰名都謂近都之縣對郭與京都相對故云
邑居相承士人多宅於此故稱英俊之域紱冕
士人服飾興起也向曰如雲言多也七相謂
車千秋黃霸王商王嘉韋賢平當魏相五公張
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公侯御史大夫
將軍通稱為公焉與豪傑之士貨殖之人同遷
於陵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也貨殖為貴

富之家二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
殖七遷為徧徙居七陵充供奉也七陵則上所
謂杜霸二陵及五陵銑曰疆幹疆帝封畿之
室弱枝弱諸侯壯其上都以臨萬國

內歛士千里卓犖角諸夏兼其所有善曰漢書

宗周通封畿為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
富饒卓犖或作遠躒連音卓躒呂角切論語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翰曰卓其陽則
犖超絕也言諸夏超絕兼郡國而有之

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善曰

賦曰崇山從巖崔嵬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

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
西都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范子計然

曰玉英出藍田濟曰海者富有如商洛緣其
海故言陸海珍藏謂美玉出藍田

隈於鄂戶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善曰漢書

弘農郡有商縣上維縣扶風有鄂縣杜陽縣說文曰隈水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又曰

澤鄆曰陂停水曰池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

之富號為近蜀善曰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漢書曰秦地南有巴蜀

廣漢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翰曰言水物雜出與蜀相類故

云近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嶷子陪以甘泉乃有靈

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善曰漢書谷口縣九嶷山在西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

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延壽館通天臺漢宮闕疏曰甘泉

林光宮秦二代造漢書曰王子淵為甘泉頌又曰揚子雲奏甘泉賦銑曰九嶷山名上有九

峯冠猶戴也甘泉山名漢置宮於上以祈祀故言靈宮良曰秦漢之君皆於此遊觀下

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五臣作隄封五萬疆場亦

綺分五臣作紛溝塍乘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

插楚甲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善曰五臣作敷紛茶善曰史記曰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山西抵瓠口為渠並

北山東注洛漑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稅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

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漑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

食京師億萬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臣贊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昭

曰積土為封限也毛詩曰疆場有瓜周禮曰十

夫有溝鄭玄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

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昭曰黍稷菽麥

稻也毛詩曰實穎實粟毛萇曰穎垂穎也小雅

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王逸楚辭注曰

紛盛貌也茶與紛通銑曰源本也言人賴此

以為衣食濟曰隄積土也封隈也疆場畔也

溝小渠陸畦界隔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綺紛

刻鏤龍鱗皆地之畦疆相交錯成文章銑曰

渠以灌苗故比雨挿可致水故比雲東郊則有

挿鋤也翰曰穎穗也敷紛盛貌

通溝大漕在潰對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

與海通波汎舟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

其波瀾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

曰漕蒼頡篇曰潰旁決也說文曰洞疾流也國

語曰秦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史記曰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翰曰潰洞皆通

也漕水運也言東郊有溝通於河渭泛舟西郊

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平蜀漢繚烏

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

沼往往而在善曰上囿禁苑即林苑也羽獵賦

麓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漢書有蜀郡漢

中郡繚猶繞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絲四百餘

里離別非一所也上林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詩

頽連此二郡 濟曰繚繞也周牆謂苑牆周匝
四百餘里言廣也離宮別館謂天子行處別署
所至之處皆有池沼故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言往往稱神靈美之

宛於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

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九
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

曰駒形鱗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師將軍廣利斬
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

犀又曰條枝國臨西海有犬鳥如甕山海經
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

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曰東注巨
海 向曰踰越過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也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放膚太紫之圓方 善曰七略曰王者師天
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

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
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

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
揚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制春秋合誠

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向曰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經南北也緯東

西也言東西南北合陰陽之法 良曰坤地也
言得地靈中正之位放學也謂學太微紫微星

宮以爲 規矩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

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禁汾棨老以布翼荷

棟桴敷而高驤 音相 善曰列子周穆王築臺
號曰中天之臺漢書曰蕭何立

東闕北闕周易曰豐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
宮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土作

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云埤蒼曰瓌瑋珍琦也
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廣雅曰有翼

曰應龍爾雅曰蟠螭虹也說文曰芬復屋棟也
棟椽也翼屋榮也爾雅曰棟謂之椽翰曰中
天言高及天半華麗也豐廣也冠山言未央殿
在龍首山上如戴大冠濟曰瓌美究盡抗
舉也因美材盡奇巧舉應龍之象梁曲如虹故
言虹梁向曰芬椽皆棟也棟椽也言棟上布
椽如翼也驪舉也雕玉磧徒年反五臣以居楹
謂虹梁荷負而舉雕玉磧作瑱土見切以居楹
裁金璧以飾璫當發五色之渥學彩光爛艷朗
以景彰善曰言雕刻玉磧以居楹柱也爾雅曰
磧也瑱與磧古字通說文曰楹柱也上林賦曰
華榱璧璫韋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毛詩曰
顏如渥丹鄭玄曰渥厚漬也字林曰爛火貌也
良曰雕刻楹柱也瑱柱下石也璫椽頭飾也渥
潤也言刻玉為柱石以金璧飾椽端於是左城
潤以五色光焰朗然景影彰明也

倉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闕他洞開列鐘

虞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善曰七略曰王者

平摯虞決疑要注曰九太極乃有陛堂則有階

無陛也左城右平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城者

為陛級也言陛級勒城然王逸楚辭注曰軒樓

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南面三三

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

毛萇詩傳曰闈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

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鑄鑄金人十二重各
千斤置宮中徐廣曰鑄音巨毛詩曰設業設虞
毛萇曰植曰虞與鑄古字通三輔黃圖曰秦營
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濟曰城階級也右
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為級重軒謂重欄干
三階言南面之階有三閨房小室也周通猶徧
通也門大門闕中門洞開言相當也向曰鐘
虞鐘格也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門

右闕也仍增崖而衡闕胡臨峻路而啓扉善曰爾

因也仍或為岌非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闕門限

也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闕謂之扉銑曰仍

因也衡闕門限也言端門因龍首增崖徇以離

以為限峻路大路也啓開也扉門扉

宮別寢承以崇臺開開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徇也爾雅曰室無東

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

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

極星環之臣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向

曰寢寢室崇臺高臺閒館閑居之館濟曰言

太極殿旁諸臺館煥然似鉤陳諸星環遶紫微

宮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丹論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

殿金華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

有神仙殿孔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

名向曰宣者宣明殿溫者溫室增盤崔回崑

銑曰金華而下並殿名殫盡也

五登降炤爛音力殊形詭軌制每各異觀乘茵

因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毛萇詩傳曰崔高大也

曰炤明也爛亦明也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

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

蓐也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濟曰增盤

閣名崔嵬高大貌登降照爛謂上下俱光明詭

制言形制詭譎異於常見良曰茵褥也輦大

車言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所至之處皆可

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

處常寧蔗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駕鸞飛

翔之列

善曰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宮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

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好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

舍號曰椒風漢宮闕名曰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駕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

名在天子左右如肘腋椒房以椒塗壁昭陽特

后妃居之 濟曰合歡而下並殿名

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 業於以藻繡

絡以綸 五臣作編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雙銜

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 計慈流耀含英懸黎垂棘

夜光在焉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為黃金

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音義曰謂壁中之橫帶也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

音義而已說文曰缸較鐵也列錢言金缸銜壁行列似錢也說文曰哀纏也又曰綸糾青絲綬

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

見大蛇傷斃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

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雉赤曰翡翠青曰翠韻集曰

致堯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

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

非隨珠明月矣以二者合為一寶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

光吳郡賦曰隨侯於是其夜光也田父得寶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

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向曰昭陽殿名成帝作也特獨也呈亦露也衰纏絡繞也言皆以藻繡編綴纏繞不露其土木濟曰隨侯得大珠色如明月錯落分布珠貌金缸燈盞也鈿璧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向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璧也夜於是玄墀釳叩且玉階彤庭硤充而碱威綵緻利琳珉旻青硤計且玉階彤庭硤充而碱威綵緻利琳珉旻青硤

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善曰漢書昭陽舍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硤皆銅杏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硤也說文曰硤石之次玉也碱硤類也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

也韓詩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銑曰玄墀以漆飾墀墀階也釳硤鏤硤也玉階以玉飾階彤赤色也以彤漆飾庭硤碱珉石之次玉也綵緻言色密也琳玉名青熒光也良曰珊瑚碧樹寶樹也阿紅羅颯蘇纒綺組續曲也言生於庭曲紅羅颯蘇纒綺組續人紛

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纒纏長袖貌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楚辭曰佩纒紛其繁飾王逸曰續紛盛貌也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向曰言宮中美人也颯纒長袖貌續紛盛貌言精光可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燭曜俯仰之態其猶神人

窈窕繁華更盛迭徒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善曰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

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姪娥
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
八子視千石充衣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
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
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
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
逌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
本方言曰迭代也姪音刑 濟曰言後宮有十
四等謂昭儀婕妤好姪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
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窈窕美貌
迭遞也蒙寵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
貴者蓋百數

邴謀謨乎其上

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漢書曰
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

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
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
相為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謨也 向曰寮

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官也言朝廷百寮之位即有丞相 佐命則垂統
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等為謀於上 佐命則垂統
反 善曰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
士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宋衷曰此赤
允者謂漢高帝也黃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
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保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長揚賦曰今朝廷出愷悌
行簡易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
施螫毒螫行毒也 濟曰統理也言佐命輔翼
以成理化流布也蕩滌也謂布大漢愷悌之德
滌亡秦毒 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
螫之風

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善曰孔叢子曰
古之帝王功成

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
况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

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又景帝詔曰譎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為太祖孝文帝宜為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孔安國尚書傳曰黎庶也 翰曰斯人謂此土人也揚舉也舉樂和之聲祖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宗先君也黎庶眾民也

府命夫惇敦 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

合乎同異 善曰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石渠閣亦在大祕殿北然同

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他皆類此爾雅曰惇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濟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 銑曰惇勉也誨教也言勉教也故老名儒師傳並先生稱也稽考也考校典籍之同異 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庭五臣作廷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

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善曰漢書曰嚴

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史記曰金馬門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漢書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辯智閑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鈞命決曰丘掇祕文 銑曰承明廬名宏大也著作著述之所大雅大達君子於此為羣元元本本謂典籍根本殫盡也洽徧也 濟周以鈞陳之位衛

以嚴更平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

善曰樂叶圖曰鈞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

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常掌宗廟禮儀五經博士皆屬焉又曰匡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為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翰曰鈞陳星名衛紫微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嚴更言嚴肅理更也向曰總羣皆聚也言聚甲科廉孝之人列於禁衛

虎賁 奔 贅 籥 衣 閣 淹 尹 閣 寺 陛 戟 百 重 各 有 典 司 善

尚書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贅猶綴也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闈人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也銑曰虎賁武士贅衣猶綴衣閣寺皆刑餘人掌宮禁門戶言此等人於階陛之下使執戟陳列百重也司主也言各有所主

周廬千列 徼 斗 道 綺 錯 輦 路 經 營 修 除 五 臣 飛 閣 自 未 央 而

連 桂 宮 北 彌 明 光 而 亘 長 樂 陵 墪 善 作 墪 道 而

超西墉 棍胡本反 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

鳳闕上觚 孤 稜 而 棲 金 爵 善 曰 史 記 衛 令 曰 周 廬 設 卒 甚 謹 漢

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循禁備盜賊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纏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處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漢書曰高祖至長

安蕭何作未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絙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薛綜西京賦注曰登閣道也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方言曰棍同也與

混同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又音義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說文曰稜概也與觚同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翰曰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也徼道循禁道也輦路樓陛也修長也桂宮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彌終

也修長也桂宮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彌終

也亘竟也言長塗飛閣從未央長樂以相連接
銑曰登閣道也超出墉城混通也閣道出城通
達建章宮宮與外相屬向曰鳳闕闕名也南
有壁門紙稜闕角也角上樓金爵金爵鳳也

內則別風嶢慈遙嶢牛條眇麗巧而聳五臣擢張千

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

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殆盪而出馭蘇蘇洞

杙烏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

光善曰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

日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然前

殿即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其高臨

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

宮有馭娑駘盪杙詣承光四殿天梁亦宮名也

爾雅曰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殿光輝

外激於日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向日言

高竦而擢出良曰闔閉也言宮殿千門萬戶

皆夕閉朝開夕為陰朝為陽正殿路寢也濟

曰言宮殿光色與日神明鬱其特起偃蹇而

景相激射而入宮室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

上躋軼逸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焚汾楣眉

雖輕迅與僛匹狡古猶愕五眙勅而不能階善

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
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王蒼曰軼從後
出前也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
半尸子曰虹霓為析翳說文曰焚復屋棟也爾
雅曰僛謂之梁方言曰僛輕也鄭玄禮記注曰
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字林曰眙驚貌銑曰
神明臺名特獨也偃蹇高貌躋升也軼過也太
半三分有二雄曰虹雌曰霓楣檻也言此臺高

而上升二分過雲雨之上虹霓迴帶於林分相言
縈曲若佩帶於椽檻愕眙驚貌階升也輕迅僿
狡謂捷疾也言捷疾不能升攀井幹寒而未半目眩胡
之人亦驚懼不能升

轉而意迷捨櫺靈檻胡而卻五臣倚若顛墜而

復稽魂恍恍往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善曰漢書曰武

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司馬彪莊

子注曰井幹井欄也然積木有若欄也蒼頡篇

日眩視不明也說文曰櫺楯間子也王逸楚辭

注曰檻楯也說文曰稽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恍

恍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翰曰井

幹樓名稽留也言此樓高升之未半目眩意迷

櫺檻欄也捨欄倚立若已墜矣既懲懼於登望

而復留止魂神失度下就低處

降周流以徬五臣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他

而不見陽善曰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寤從容

以周流聊逍遙而自恃毛詩序曰彷徨

徨不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甬道飛

閣復道也說文曰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杳窳

也廣雅曰窳窳深也窳與杳同毛萇詩傳曰陽

明也翰曰言恐懼不敢登望下而彷徨若不忍

忍去也杳窳深也言步此排階飛闥而上出若

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善曰廣雅曰排推

也闥門闥也楚辭

日忽反顧而遊目王逸楚辭注曰洋洋無所歸

貌良曰飛闥言臨空如飛也表外也言自闥

道排門出望若日見天

外洋洋然不知所歸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蔣蔣
濫方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其西

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
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象
海中神山如淳曰唐庭也尚書曰湯湯其水方
割蒼頡篇曰濤大波也尚書曰夾右碣石入於
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
曰濫泛也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
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
蓬萊濟曰碣石海畔山唐中太液皆池名以
象滄海湯湯然若揚波濤於碣石之下神岳即
碣石也將將水激山之聲又於池為三山象瀛
洲方壺蓬萊蓬萊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

峻峭自峭律金石崢仕嶢音宏善曰神木靈

日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杜預左氏傳注

崢者屨屨也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爾雅曰

高峻貌抗仙掌以承露擢卓雙立之金莖軼埃壻

於害切同之混濁鮮顛胡髡氣之清英善曰言承

漢書曰孝武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方言曰擢抽也金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

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埃埃也鮮潔也楚辭曰

天白顛顛說文曰顛白貌鮮或為釐非也銑

日抗舉也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舉盤於其

上軼過也鮮潔也顛白也言過埃塵之上以承

潔白清騁文成之不誕旱馳五利之所刑庶松
英之露騁文成之不誕旱馳五利之所刑庶松
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
人之所寧善曰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
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藥大天子見大悅曰臣
 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
 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
 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
 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
 高山 銑曰丕大誕猶術也言馳騁二人之大
 術法廣為宮觀庶使赤松子王喬遊焉 爾乃盛
 此實列仙所館之處非我常人之所安 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華
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善曰史記相如封禪書曰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
 濟曰言其娛樂以壯觀望也囿 命荊州使起鳥
 育獸處言講武於此以威戎狄 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 田飛羽上覆接翼側

足集禁林而屯聚

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
 州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然

則南方多獸故命使之枚乘菟園賦曰翔翔羣
 熙交頸接翼 向曰言南多鳥西多獸荆人知
 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毛羣獸類飛羽鳥
 類接翼側足言多也禁林苑也屯聚也 水衡

虞人修

五臣

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善曰

川衡鄭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禮曰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
 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
 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
 人 銑曰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營表謂 罟
 正行列也種別羣分言部曲各有所主

網連紘

胡籠山絡

各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罟紘罟之網也方言曰
 絡繞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

風動 濟曰罟獸網也絃網網也籠絡猶圍於
繞列卒周匝謂徧列士卒星羅雲布言衆也於
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善曰

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滌瀆言之故託於乘輿
也又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法駕司
馬彪曰法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
廉館 濟曰言帥百官自飛廉館而入苑 遂

繞艷豐部 浩 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
之燭燭藥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汝

躡力其十二三乃拗於怒而少息善曰世本日
杜預左氏傳注曰酈在始平鄂縣東說文曰鎬
在上林苑中鎬與酈同三輔皇圖曰上林有上
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
舞震震燭燭光明貌也字指曰儵燭燭電光也說

文曰電陰陽激耀也漢書曰一敗塗地廣雅曰
塗汙也反覆猶傾動也字林曰蹂踐也說文曰
躡躡也躡與躡同物猶抑也 銑曰言天子縱
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躡禽獸十分殺其二三抑
士卒怒以 爾乃期門飲 飛列刃攢作鏃侯要

腰 跌決 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已
弦不再控 空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善曰漢書武

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仗飛掌弋
射蒼頡篇曰攢聚也攢與鑽同爾雅曰金鏃箭
羽謂之鏃廣雅曰跌奔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攢
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又曰匈奴名引弓曰
控控引也 良曰鏃稍類跌奔也言期門仗飛
之徒列刃攢鏃要奔禽獸絲網也鋒兵刃也觸
值皆著也謂鳥獸驚而自著絲網機弩牙也倚
發也不虛發言必中也控引也弦不再引言射

猊如貌貓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後先九切
猊五奚切號音棧貓音苗說文曰拖曳也熊獸
似豕山居冬蟄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郭璞
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豬頭黑色有三蹄三
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曰犀黑色
出西南徼外又曰象獸之最夫者也長鼻大者
牙長一大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長詩傳曰
嶰巖石高峻之貌也說文曰什頓也爾雅曰殄
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翰曰師豹能
螭犀羆象羆皆猛大獸也挾拖曳頓皆持據貌
洞壑深壑峻高也言越深壑高崖巨大顛落什
倒摧折也言蹶嶰巖令大石下落擊其松栢草
木摧倒無餘也殄盡
夷殺也謂盡殺禽獸
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
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
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慈夜切

善曰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
以玉飾因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爾
雅曰閣謂之臺有木謂之榭羽獵賦曰三軍忙
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傳曰投諸四裔以
禦螭魅銑曰屬玉館名長楊宮名榭謂臺上
有木於是天子登此臺榭觀山川之形體士卒
殺獲原野蕭條盡望四裔無
然後收禽會衆論
草木但有禽獸相枕而死

功賜胙作陳輕騎以行魚白騰酒車以斟酌割

鮮野食舉烽命爵善曰歸胙于公詩曰包魚之燔之

毛萇曰以毛曰包魚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
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烽虞望也郭
璞曰今烽火是也說文曰醕飲酒盡也銑曰
言收所獲之禽會師衆以論功賜胙賜其餘魚
炙肉言以騎行炙以車載酒兼割鮮饗賜畢勞
以饗士卒烽燧火也言舉火以促飲饗賜畢勞

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善曰禮記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白虎通

曰天子大輅周禮曰中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

濟曰饗賜謂士卒也勞者厚之逸者薄之故言齊大輅天子車鑾車上鈴也容與徘徊順動也

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

女似雲漢之無涯宜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萑齒發色曄曄于猗猗若摛勅錦與布繡燭耀

乎其陂善曰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

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盛貌說文曰隄塘也爾雅

曰芹萑薹蕪郭璞曰香草也漢書曰華畢畢固靈根說文曰曄草木白華貌毛詩曰瞻彼淇澳

綠竹猗猗毛萑曰猗猗美貌說文曰摛舒也揚雄蜀都賦曰麗靡摛燭若揮錦布繡

章館名也言集此館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言廣大猶雲漢無涯際

向曰蘭萑香草也曄曄花色貌猗猗美貌摛舒也言草樹花色美盛如舒布錦繡燭耀於塘陂

陂即昆明池鳥則玄鶴白鷺黃鵠胡鵠交鶴貫鶻倉

鵠括鳩保鴝五鷺鳥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

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善曰上林賦曰繡玄鶴

白鷺也說文曰鷺黃鵠也爾雅曰鷺春鋤郭璞曰似鳧鷖鳥絞切毛萑詩傳曰鷺水鳥也爾雅

曰鷓鴣也郭璞曰即鷓鴣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鷓似鷓無後指杜預左氏傳注曰鷓水鳥

也爾雅曰鷓屬毛萑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鷓孝經箋曰鷓屬毛萑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鷓孝經

鉤命決曰雲委霧散翰曰皆水於是後宮乘

鳥名也雲集霧散衆多往來貌

輓士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

靡微風澹達徒善曰浮南子曰龍舟鷓首浮吹以

虞相子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皇三蓋之

屬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

祛舉也劉歆甘泉賦曰章黼黻之文惟澹淡蓋

隨風之貌也向曰後宮后妃之屬輓輅卧車

龍舟畫龍於舟鳳蓋蓋名華旗彩旗也祛舉也

黼帷繡帷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

浮權直教女謳鼓吹震真聲激越營呼厲天鳥羣

翔魚窺淵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權說文曰詭齊

擢歌爾雅曰越揚也聲類曰營音大也韓詩曰

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說文曰翔回飛也方

言曰窺視也良曰震動越揚營大厲附也擢

女謳舟人歌也言舟女歌與鼓吹齊動其聲大

若附於天也鳥聞驚起招白鷗下雙鵠揄五臣

而飛魚聞窺淵而沈

同音文竿出比目善曰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

曰下落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投

與揄同說文曰揄引也文竿竿以翠羽為文飾

也毛詩曰籊籊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

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良曰招取也

投引撫鴻罌御矰繳酌方舟並驚務免

仰極樂善曰爾雅曰繫謂之罌罌罌也竹劣切

曰併兩船莊子曰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

俛俯也濟曰撫持鴻大罌網方並也言持網

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薄

迫也河黃河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縣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翰曰言如風雲

之搖舉也溥覽編覽也岐岐山雍雍縣言此中宮館百有餘所朝夕行止不改易其儲蓄供具

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

歡謠第從臣之嘉頌善曰尚書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

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

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銑曰上下謂天地也究盡也休美也佑福也言禮天地山川

之神以盡美福之用遊童歡謠即采之於斯之

從臣獻嘉頌者以高下序之次第也

時都都相望下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

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古

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六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

隱隱各得其所善曰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麻

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尚書曰濬畎澮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畎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

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

濟曰言此時都邑繁多以相連屬也國諸侯國也言籍十世餘址也大夫稱家亦承百年職業士但食先人舊德族蔭而已農謂農人先疇先人畎畝修理也嚮賣也言商人理代族所賣之

物工巧人亦用曾祖高祖之法則繁若臣者曰
乎隱隱明盛貌得其所言不失業
臣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徒觀迹於舊墟聞之
皆稱之此賓之自謂也
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濟曰
也舊墟故居也言我但觀故居之迹聞故老之
言十分之中未能知其一端故不能周徧舉之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

實秦人矜夸館室五臣作保界河山信識昭襄

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善曰論語曰

曰吾與默也漢書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皆欲故

謂之俗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漢書曰婁

敬曰秦帶河阻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

母弟是為昭襄王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

始皇帝 銑曰喟然歎聲主將答賓故先歎也

痛乎傷痛之辭言賓生於漢代當有淳和之性

長居秦地故為秦奢侈風俗所移易 翰曰昭

襄始皇二主也言賓實秦人習秦之風但夸宮

館保河山識始皇虐害天下崇其奢侈安知我

大漢云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

為之意數暮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

言焉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

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暮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匝四時曰暮六籍六經也封禪書

六籍六經也靡無也言數年間建當此之時功

萬代之業雖六經前聖無能紀述

五臣有橫而當天討五臣作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

度入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五臣作托其制時

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

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

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

長安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

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

加也上說之銑曰橫逆不順也言當時攻討

雖橫逆而順天人也天下初定故婁敬說帝都

西以就險蕭何權立宮殿以重威時豈太平而

安之計不得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未造

已而居之

不亦暗乎善曰言吾子不親度勢權宜之由反

暗之甚也儀禮曰願吾子教之鄭玄曰吾子相

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良曰吾子謂賓

也顧反未無造成也言賓曾不足親權宜之

理而反眩曜後嗣無成之事以為美是暗也今

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

子之惑志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永

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太清無為之

化翰曰子謂賓也監示也太清謂無為為化也

將述二帝之理示無為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

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善曰漢書曰王莽字巨

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

曰我則致天之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

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 向曰言莽作逆以絕漢祚言天意人事同亂六合之內以相殘滅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相 柩郭

孚 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

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善曰尚書曰生民保

厥居杜預左氏傳註曰幾近也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禮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

預左傳注曰郭郭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土為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為西楚

伯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翰曰幾近泯盡亡無也言王莽亂時生人近無

鬼神盡絕完全郭郭罔無也無全柩者皆遇害死也無遺室謂被焚燒崩摧也厭猶積也言人

肉積原野人血流川谷比於秦末項羽之災故猶未及此之半言自書契已來不同紀錄

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平乃致命乎聖

皇善曰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毛詩曰皇矣上帝

又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向曰聖皇光武也言下人苦莽之亂號泣上訴

於天天亦懷而下視故致天子之命於光武也監示也於是聖皇乃握乾

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

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音真 善曰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諱秀

王莽末荆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上遂率春陵子弟隨之王莽懼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下昆陽穀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

到遂還昆陽城時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
 公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
 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泚水
 爲之不流爾雅曰疾雷爲霆左傳曰吳子之弟
 蹶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電憑怒 濟曰握
 持也乾符赤伏符也闡開也坤珍洛書也皇圖
 謂河圖也稽考也帝文天文也憤怒也赫然怒
 莽之亂起義兵誅之天下應之如雷擊破莽兵
 於昆陽城也憑盛也 **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
 言怒盛如雷霆震

邑建都河洛

善曰東觀漢紀曰聖公爲天子以
 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

尚書曰至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
 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
 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鄗爲高邑又曰建武元年
 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漢合羣曰天
 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銑曰 **紹百王之荒屯因**
 大河黃河北嶽常山跨據也

造化之盪滌

音狄 善曰禮記曰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夫夫恬

然無爲與造化道遙樂緯曰殷湯改制易正蕩
 滌故俗 向曰紹繼也言百王屯難之後而光

武繼之盪滌猶除也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善曰左傳

言造化始除其惡法 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曰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
 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元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
 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
 農氏作 濟 **系** 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曰元善也

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善曰爾雅曰系
 繼也漢書劉向

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
 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
 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而成施
 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嘽嘽音湛國語曰

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良曰唐堯漢之先言光武繼唐堯之統接前漢之緒茂育猶滋養也恢大也言滋養羣生大復前後之疆宇勲功也在昔謂先人也三五三 豈特方軌並跡紛紛后辟治近古之皇五帝

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

五臣有而已哉字善曰險易喻治亂也

周易曰辭有險易 良曰方軌並跡猶齊駕也紛紛衆也后辟皆君也險易喻理亂也言光武勝三皇五帝之功豈與衆君齊 且夫建武之元迹而取近古一聖治亂之法

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

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伏羲始上下始畫八卦 銑曰建武年號也革改肇始也言建武元年天地改命夫婦父子君臣人倫之徒皆以更始亦猶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成父子君臣之道 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

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

曰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剡木為舟剡木為楫禮記曰聖人殊徽纆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黃帝名軒轅 濟曰輿車也器械器也黃帝同功軒轅黃帝之姓 龍行天罰應天

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今予惟

龔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史記曰天

乙立是為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為武王伐殷紂

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齊曰言我龔行天罰以誅王莽

乃與湯武伐桀紂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

焉善曰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

行湯之政然後殷復興盤庚為宗班之誤歟濟曰盤庚居河北後渡河南居成湯故都殷道

復興言今居河洛亦中興之則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善曰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曆序曰成

康之隆醴泉涌出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向曰即就也土中洛陽也言我今就

洛陽而都有成王太平之制度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

祖善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

千有餘歲若合符節向曰階因也光武不因尺土之封不執一人之柄升天子之位與高祖

同克五臣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善曰論語

曰克已復禮為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曰允恭克讓

漢書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恒

銑曰剋節允信也言節已復禮奉承終始行恭

信之道與文帝同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善

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

書曰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
 又宣紀曰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 向曰憲
 法也言法其舊章考其古事封岱山也勒成謂
 功成而勒石也儀儀禮也封禪之儀炳然與武
 帝同也世宗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
 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
 重熙而累洽盛三雍平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
 鋪平鴻藻信五臣作申景鑠傷揚世廟正雅樂神人
 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善曰東觀漢紀曰孝
 以東海王為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
 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
 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
 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

臺也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
 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衮冕
 鄭玄曰衮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為光武起
 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曰孝明詔璇璣鈴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
 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讖 翰
 曰眇遠也該備也言按六經校古人之德今光
 武過遠之言仁聖之德帝王之道咸備於光武
 銑曰熙光明也洽合也言光武既明而明帝繼
 之故曰重熙累洽也三雍講禮之處衮龍朝服
 畫龍於上鴻大也藻文章也景大也鑠美也謂
 申大美於光武廟也雅樂正樂也言明帝脩禮
 崇樂神人允洽羣 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
 臣有序以相敬肅 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
 幽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
 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
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
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動法駕遵天子之
符循行守牧之人謂察四方之士觀諸侯之政
窮盡也覽盡萬國土物之所有無被及也燭然
照也考聲教所及幽遠之處則以皇明照之
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
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五臣無之字
善曰論語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論語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
篇他皆類此
向曰言增周之舊制以修洛邑
巍巍翼翼中法度也總統也言修飾漢京於諸
夏之中以統
八方之極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

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善曰言奢儉合禮故奢
踰儉者不能

更侈
濟曰此城內宮室闕庭光色美麗正合
禮度奢者居之不可踰儉者見之不以爲侈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
五臣
流泉而爲沼發蘋

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詎合乎

靈囿
善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
順故改爲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

故連言之說文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
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與育音義同毛

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濟曰因原順泉不穿築

也蘋藻水草潛藏也言可藏魚也圃博也言豐
博之草可養獸也梁鄒靈囿詩篇名以羨儉也

制同義合言
若乃順時節而蒐
狩簡車徒以

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善曰左傳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

大閱簡車馬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

講武習射御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駟鐵是

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良曰言因蒐狩之

時簡兵講武則依王制風雅之節王制禮篇名

也風雅詩歷騶虞覽駟鐵姪嘉車攻采吉日禮

小雅章官整儀乘輿乃出善曰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

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駟鐵美

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

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

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

尊不敢深瀆言之故託於乘輿銑曰歷覽皆

觀也嘉善也騶虞駟鐵車攻吉日皆風雅章名

禮官掌禮之官整儀於是發鯨魚鏗坑華鐘善

法也乘輿天子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

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

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

牢輒大鳴凡鍾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

以撞之者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登玉

也向曰取其相感而鳴發舉鏗擊也

輅乘時龍鳳蓋琴麗和鑿玲瓏天官

景從寢五臣作威盛容善曰周禮曰巾車掌玉

子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劉

歆七略曰羽蓋琴麗紛循悠悠說文曰琴大枝

條琴麗也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鑿

和為節鄭玄曰鑿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埤

蒼曰玲瓏玉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

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侵威寢其

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侵威寢其

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侵威寢其

威武也或作寢和或作蘇翰曰玉輅玉飾車也時龍隨方色之馬凡稱龍者美馬之言也

鳳蓋羽蓋也琴麗玲瓏貌和奎鈴也玲瓏玉聲也天官冢宰百官也景影也言如影隨又景慕也言慕聖王之道而從

之侵盛也謂盛其威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

師泛灑風伯清塵善曰山靈山神也屬御屬車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韓

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俗通曰兩師畢星也

星也風伯箕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蟬

彗桑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善曰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說文曰鋌小矛也又曰彗掃竹也左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

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紛紜多也元大也戎兵也竟滿也戈鋌矛稍也彗掃也羽旄可以麾

衆也掃霓拂焱焱焱焱揚光飛文吐爛生風焱焱念焱

欲荒野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音真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歎噉也歎吹氣也公羊傳地震者何地動也

其文章爛光也歎歎猶吹吸也言車騎儀飾之盛可以吹吸山野之氣蔽遂集乎中囿陳師案

奪日月之明搖震皆動也五臣屯駢步部曲列校隊對勒三軍誓將帥善

作按屯駢田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勒兵而守曰屯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

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曲曲有軍候一人駢猶併也漢書曰從胡人大校獵如淳

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百人為一隊銑曰中囿苑中也駢併也謂陳

師衆併部曲列成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校除勒誓皆教令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車霆激驍騎電驚善曰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

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

前禽也毛詩曰輶車鑿鑿毛萇曰輶輕也說文

曰駢良馬也向曰伐擊也言舉烽擊鼓以申

令三驅驅逐也三驅之法背已及左右馳者皆

逐之向已捨之故曰三驅由基發射范氏施御

駢勇也霆激電驚言疾也由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睨弟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

去善曰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

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

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汝

乘王良曰不可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焉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

詭遇說文曰睨視也銑曰由基善射者范氏

善御者睨迎視也詭異也言射者不迎視其禽

御者不詭異以隨物言車騎輕捷鳥獸不暇翔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善曰左氏傳鄭子太叔曰

為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麀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詩曰觀懷柔百神向曰薦進也效猶報也同善注

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善曰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

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禮記曰

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

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驗也良曰觀見也緝熙光明也宣布也言見羣臣於明

堂以揚光明之德布天子之風靈臺觀祲之臺祲氣也休美也徵應也言天子升此臺觀氣以

考美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善曰周易曰庖應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銑曰象比也言俯仰觀天地之象以比其身思與

合目中夏而布德瞰苦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

東澹徒海澹純北動幽崖宜南曜朱垠音銀

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澹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

稜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墟毛詩曰寘之河之澹兮毛萇曰澹

崖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賦曰南場丹崖向曰目見瞰望也中夏中國

四裔邊荒也言舉德以威之稜威也河源河所出也海澹海畔也崖垠皆畔岸也盪澹動曜皆

威德振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燭之貌

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龍章水慄奔走而來

賓善曰孝武耀威匈奴遠攝孝宣修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龍言失氣也

濟曰鄰近也界絕謂絕遠不相近自孝武孝宣帝以來不能征討臣服者皆恐懼而來賓服

遂綏哀牢開永昌善曰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徵外哀牢王率眾慕化地曠遠

置永昌郡也銑曰春王三朝嬌會同漢京是

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

諸夏外綏百蠻善曰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

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

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熈曰同賈逵國語注曰膺猶受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蠻也翰曰三朝

歲月日之朝歲謂元日會同皆諸侯朝聘之名也言元日諸侯外藩各以圖籍珍寶而貢焉天

子受之乃設禮樂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以安撫諸夏百蠻

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善曰

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繇後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洛陽官舍記有雲龍門尚書曰百寮

師師又曰班瑞于羣后濟曰雲龍門名贊助也盛崇禮樂兼供帳具陳於門庭列百官以助

諸國君也究盡也於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言盡帝皇之容儀

金壘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音香善曰左氏

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鐘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珍
八珍也大戴禮曰牛曰太牢向曰庭實器物
千品言多也旨美也鍾罍觴皆酒器也
珍味也御食也太牢牛也謂饗羣臣爾乃食

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錡

呼管絃擘于昱音育善曰蔡邕禮樂志漢樂
萌管絃擘蠟火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

中諸會食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
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鄭玄曰金鐘罇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
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禮記子

夏曰鐘聲鏗錡亦聲也擘煜聲之盛翰曰食
舉雍徹皆樂名太師官也鏗錡聲也擘煜樂器

之光也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五臣
也

備泰古臯善曰左傳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
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為律陰為呂此十二月之
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穀梁傳曰舞
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為列

八八六十四人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
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

翰曰八佾韶舞皆樂名太古謂上古四夷間古
樂也畢盡也言古今之樂盡奏之

奏德廣所及僭禁休賣堯丁離罔不具五臣集作俱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間迭也毛萇詩傳曰僭
四夷之樂是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

之樂曰佻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
夷之樂曰僭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南夷

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
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良

日間迭也僭佻鞞離四夷樂名言四夷萬樂備
迭奏此樂無不具集於庭是德廣所及

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因焜於調元氣善

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

孳也銑曰萬樂百禮廣言之也皇天子也浹

霑也言天子之歡霑及羣臣皆醉和樂之氣感

天而降烟焜烟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善曰

焜即元氣也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蕤賓之鐘左

五鐘皆應之向曰言擊鐘告罷百官退居本

位也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

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善曰孝經曰故得

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

子曰膏澤下於民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

濟曰怠惰也東作務農也言天子觀萬國之歡

樂咸沐浴我膏澤自懼生奢侈之心而惰於農

務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

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

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

偽而歸真女修織紝任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

尚素玄取織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

山沈珠於淵

善曰左氏傳季相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

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

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

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

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紝

子曰指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

良曰舊章謂勸農之詔下之者言下於人也

太素質樸也命有司布其法度明節儉質樸之風

商淫巧之物盛農桑之事耕耘除草也陶瓦匏瓠也皆以為器珍貴捐棄也指金於山沈珠於淵言各

歸本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利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

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善曰揚雄集曰滌瑕

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潔清也淮南子曰鏡太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

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後耳目

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

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

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

銑曰瑕穢惡也鏡清淨也寂寞無外慮也言百姓承天子淳樸之化滌盪穢惡恬是以四海之

然無慮優游自得如金玉之溫潤

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

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鄉曰庠聚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

率其旅若林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

獻酬交錯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

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毛詩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學校庠序皆學名也如林盈門言多也獻酬之義相酬也俎豆禮器也交錯莘莘多美也言四海既多學校皆手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舞足蹈歌詠仁德

嗟歎玄德讜黨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

哉乎斯世善曰毛詩曰儉爾簋豆飲酒之飲毛

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尚書

子曰聖人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

向曰登降猶揖讓也食飽而飲酒曰飲宴也玄

遠也讜美也言宴既畢因嗟美玄遠之今論者

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

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善曰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

易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史記孔子曰

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濟曰清濁善

惡也言西都賓徒知論說古書不能精辨善惡

盡我大漢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

之所由

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善曰班固漢書游

俠傳論曰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温故而知新可以

也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

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善曰史記曰秦僻

在雍州毛詩序曰

秦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

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

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濟曰西戎西京也言西京偏僻以險為防禦豈如我處天地之中平坦通達使萬國歸之秦嶺九峻則涇渭之如輻湊轂言此所以折實

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善曰爾雅曰江

河淮濟為四瀆又曰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周易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銑曰曷何也言彼秦嶺九峻涇渭之徒何如我洛都有四瀆五嶽

控帶河洛圖書之淵洛出建章甘泉館御列仙

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善曰漢書曰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又

曰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益壽延壽館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

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向曰言彼作建章甘泉之宮以御列仙豈如我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哉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

四周於外象四海翰曰辟雍宣德化之所擁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言西京有太液昆明

鳥獸之囿何如我辟雍宣布德化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

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善曰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漢帝年紀曰禁

踰侈爾雅曰翼翼恭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也濟曰盛稱西賓游俠踰侈是犯

義侵禮之事豈與我東都同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

知王者之無外善曰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

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

良曰子謂賓也造至也言徒稱阿房造天不知我京洛有制度知函谷之可關不知我王者之

無外言德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矍然失容化之遠也

逡巡降階捺頓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

今將授子五篇之善曰說文曰矍驚視貌也公羊傳曰趙盾逡巡北面

再拜郭璞爾雅注曰逡巡却去也周書曰臨懼以威面氣悚悚猶恐懼也孔子三朝記曰孔子

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濟曰主人述東都制度未畢賓乃驚視却行恐懼捧手告

辭主人却令復位以授其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

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

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

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善曰揚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

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向曰卒終也謂賓授詩終業乃

美之也言此詩事義實揚雄相如之高也匪非也非但主人自好文抑亦遇太平之時禮文可

述小子賓自卑稱也狂簡猶妄作也言當時妄作今不知所裁制也正道謂所授詩也言既聞

此詩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鳥昭明堂明堂孔陽善曰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陽向曰

於嘆美之詞孔甚也陽明
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善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
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銑曰聖皇謂明帝也

宗祀謂尊其祀典於明堂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善曰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
圖曰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

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
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祗既饗五位時序
濟曰

上帝天神宴饗宴其饗祀也五位
誰其配之世祖

光武善曰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
光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曰子產若

死其誰嗣之
向曰誰可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配上帝於明堂即光武可
善曰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濟曰普天率土之濱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善曰

各以其職助祭於此
猗歟那歟又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

曰猗歟那歟又曰永膺多福
兆人允懷又曰永膺多福
濟曰猗歟歎美也

允信懷來也謂有此光
明之德信來其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聖皇莅止造舟為梁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湯流貌毛詩曰方叔涖止
又曰造舟為梁
翰曰辟雍擁水環之故言湯

湯涖臨止至也言天子臨
至乃編舟為橋梁而度
皤皤國老乃父乃

兄善曰說文曰皤老人貌也禮記曰養國老於
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

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抑抑威儀孝友光
父事三老
翰同善注

明於鳥赫太上示我漢行善曰毛詩曰威儀抑

為孝善事兄弟為友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

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

行翰曰抑抑密也皇儀天子威儀也善父母

為孝善兄弟為友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

更亦為孝友矣於赫美盛太上天也言天示我

漢家所洪化唯神永觀厥成善曰文子曰執玄

行之事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銑曰洪大永

長厥其也言我大化乃唯神長觀其成功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

登靈臺正儀度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

之驗也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

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銑曰經營也靈臺

天子觀氣候之臺崇高也帝明帝也爰於也言

營此靈臺既高天子勤力而升於此臺以考校

歲時政理善惡三光日月星五行金木水

火土言三光通其精曜五行布其次序

習習

豐年於皇樂胥悉與反善曰毛詩曰習習谷

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

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

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

行甘雨時也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

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薛君曰

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庶毛詩曰綏萬邦

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良曰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豐年

習習祁祁風雨和貌百穀庶草謂非一種也蓁
蓁蕃庶皆盛貌屢數也言能使風雨以時百穀
草木皆盛故數致豐年於美也美我皇家之樂胥助語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妖浮雲寶鼎見

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善曰說文曰歆氣上出貌東觀漢記

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上雒山漢書曰武帝為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

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其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濟曰廬江熊山破得寶鼎巢湖

出黃金鼎故言嶽修貢川效珍也景光也言鼎之光色歆然出雲而紛紜焉煥炳明也龍文

謂鼎上鏤為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濟曰祖廟光武廟也聖神天地神也言以此鼎升宗廟享天地以明神靈之德彌過億萬年也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

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

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絳曲瓊王逸曰翹羽名濟曰啓開也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曰南獻白

雉明帝時獲素鳥皓白也奮振翹英羽也言此白雉素鳥振發其白羽容色潔白明明也於美

也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善言不難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曰善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
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
也向曰皇德漢皇之德侔等也周成王時越
裳獻白雉言今獲白雉明我皇等成王之德膺
當也言代祚延長
而當上天之福慶

六臣註文選卷第一

